

梁任公著

飲冰室全集

上海榮記書店發行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版

全四冊 定價國幣六元

著者 梁任公

發行者 榮記書店

承印者 榮記印務公司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版權所有

飲冰室全集

新會梁任公著

卷十六 短評

顧問大臣勉旃

回鑾後第一新政。即置顧問大臣是也。據日本報章所說。置顧問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顧問大臣十人。議長慶親王。副議長肅親王。大臣則榮祿也。王文韶也。崑岡也。敬信也。崇禮也。袁世凱也。鹿傳霖也。那桐也。瞿鴻禨也。珠家鼐也。凡滿員七人。漢員五人。西人所疑爲團匪元兇者三人。屢掌文衡者三人。曾任封爵者五人。他中國所可維新之政者。皆將於此是賴矣。袞袞諸公。其有以解宵旰厲情之憂。慰國民望治之心乎。

北京掠奪事件

聯軍之役各國兵隊野蠻暴掠無所不至。凡北來者皆能言之。其中俄兵最甚。法次之。日本兵紀律最嚴。此天下之公評也。乃近者日各報。歷載當時其軍隊在北京掠奪情形。千口一詞。其中有萬朝報者。言之尤詳。自兩月以前。輒用小說章回體。日載一回。至今已六十餘回。尙未完畢。其中所言。皆鑿鑿有據。歷歷如繪。其牽引達官身上者。亦甚多。聞將提出議院。議其處分云。此中消息。屢屢外人雖未知其詳。然必非憑空結撰。有斷然者。果爾。則所謂紀律。所謂文明。亦安在耶。西哲常言。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日本人能不自諱其短。而羣起匡正之。猶不失爲國民自衛之概。若我國人。尙賴甲國崇拜乙國之擬起。斯亦不可已乎。

奧國人種之爭

奧大利國以數種宗教不同語言不同之民族聯結而成。其中最有力者爲斯拉夫種。【卽奧國主權者】。匈牙利種波埃米亞種。德意志種之四者。是以其國內軋轉紛爭。既數十年。自匈牙利立政府以後。風潮稍平。而德意志種波埃米亞種之爭。近年益甚。現當開議會時。兩種人各爭其國語之獨立。鬪鬪殊甚。開議六禮拜。尙未移於第二議會。政府大臣焦慮萬狀云。十九世紀以後。民族主義。磅礴於全世界。各民族自求獨立。殆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奧國之前途。有識者頗爲寒心也。

富者好行其德

美國前既將彼軍士在北京所掠奪之銀三百餘萬兩。交還中國。近日復將賠款額內。應得之一千八百萬美金。卽三千六百萬兩。一律豁免。或疑美政府前者所以要求如許之多。後此何以豁免如此之易。紐約某新聞紙。曾辨明之云。吾夫政府初時見列國所需索之軍費。實溢出於其所損害之外。驚其不廉。當時我政府欲調停其間。使以二萬萬美金了結。然列國不肯讓。初索四萬萬美金。卒減至三萬萬一千五百萬。【卽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兩】。當時吾美持之無益。不如亦隨之橫索。然後以返之中國。以經其負擔。云云。美國之出此手段者。殆以國富之故。能有餘力。以好行其德云。抑亦有所大利於後。欲將取而必先與歟。雖然。就事論事。則美國誠不愧爲東方君子國矣。

勿返客爲主

中國今日欲行新政。而人才不足。則其始不得不借用客卿。此亦不得已之計也。近日袁世凱奏請於政務處。置外國顧問員。吾亦無以爲異。可怪者。其建議於數強國中。每國聘一人。此中方略。吾輩百思而不得其解也。夫聘客卿之權操自彼國某人。我之自由也。今而曰一國一人。然則所以聘之者。非因其人因其

其主動力者非我

其主動力者非我

稅務司赫德由英國立約擔保永不許換他國人矣。埃及前事。可爲殷鑒。將以此媚列強耶。吾未見以主權權者也。廷議者其三思之。

殆非所以防家賊乎

中國欲實行內治。莫要於設警察。此議近時多能言之者。前陳寶箴撫湘時。苦遵憲首建此議。行之於長沙。名曰保衛局。民甚便之。後李鴻章督粵。黃遵憲復陳此事。爲弭盜第一義。行之於廣州。業未竟而鴻章去。遂中止。自聯軍入京。書地分治布行民政。於是部中人始覺警察之政。法良意美。慶親王乃議行之於全國。聘請日本人川島浪速經理此事。先開一警務學堂。招學生五百人。其學期。則初等科三箇月中。等科一箇月。高等科兩箇月。共半年卒業云。其經費。則每年六萬元也。聞學生中旗人居大半云。又兩月前。由北京特派二十七人。往日本東京學警察。持旗人也。警察一端。本爲最急之政務。然苟用之不得其當。亦常有擾民滋亂者。十九世紀前期。歐洲各國之革命。半起於是。今慶王旣如此舉。爲當務之急矣。其事重旗人。度亦不過舉爾所知之事。非以自意於其間乎。而日本報章。以爲竊議之曰。是防家賊手段。吾望慶王一雪此言也。

將備學堂緣起

湖北於去歲抄設立將備學堂。欲仿日本士官學堂之制。其用意不可謂不善。惟其緣起。或有未深深知者。茲略記之初。湖北設武備學堂。其時與日本人之交涉尙淺也。故請德人任爲教習。夫教授與學校管理法。在教習學中本爲分科。教習之不能兼管校事。理勢然也。吾國當道。向不知此。故一委諸德弁。其辦不能有效。亦固其所。其後鄂督學拜日本之心。日感漸厭。德弁三年合同滿。即欲辭退之。權操自我。本無所難也。而當道不敢。輒授田舍翁請學究之例。雖來年不欲送關。仍虛言挽留者。一面別聘日本尉官二三人。使居學堂中。雖然。德教習未去。本無席位以容日教習也。於是號稱請來譯兵書者也。夫使其目的在譯兵書。則武昌之地亦大古何至無

會館之所。豈必爲武備學堂之是擇者。蓋其意欲以風示德。弁曰瓜代者將至。汝可見彬而作矣。無奈紅雲碧眼者流不逆人情。前弁合同雖滿。而德領事又薦新矣。外國之命。重於天語。當道者豈敢不受。於是武備學堂之舉。比仍爲德人所擁。鄂督如舍利佛之天花著身。拂之不去也。乃大窘。而所聘拱候瓜代之日。弁不得不仍以譯書之名。分贄於武漢者。兩年有奇。去秋日本參謀本部之有力者曰。福島安正。游鄂。鄂語鄂督曰。君聘吾國將官來。而乃無職以授之。何也。此非我大日本國保全支那。別翼支那之本心也。宜速任遣之。日本亦外國也。其命亦重於天語。又安敢不受。於是鄂督益窘無已。乃別設一將備學堂。而訂日弁等。設沿江各處。皆以之。而北一省。武備學堂。訂規。逆矩相得。益彰。嗚呼。

媚外奇聞

中國人最恭順者也。察勢力之所在而崇拜之。以固全己之勢力。中國人之特長也。自甲午一創。庚午再創。而崇拜日本之熱度驟漲。昔之以北京爲勢利要津者。今則移於東京矣。下自民間。上迄政府。莫不皆然。吾固無暇深怪。雖然崇拜之則亦有衡矣。能獻殷勤於其政府。上也。否則參謀本部。亦其次也。等而下之。能通氣於其民間之大黨派。雖無大效。猶可得其言論之助力也。乃近所聞某疆吏之事。有足使人發一大噓者。其疆吏以黨俄聞者也。此者不欲道其名。故無從知爲誰何。惟傳其因黨俄之故。懼爲日本所排。不得安其位。曲思解免。而無由自益。乃奮緣轉託日本最著名某女史者。爲善辭以達於日本皇后云。其意蓋以日后必能道其事於日皇。必能行其權於日政府。日政府必能容其喙於中國政府。於是吾之地位。可以高枕無憂矣。其用心可謂曲折周到。視太后召見各國公使夫人。而並及其子女。其手段有過之無不及。惜立憲文明國無有如李大叔其人者耳。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

吾嘗讀泰西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商務權。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交通權。

【鐵路輪船等】練兵權，吾甚怪之，甚厭聞之。吾近讀日本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而後能握支那之教育權。吾愈益怪之，愈益厭聞之。

今日欲救中國，不可不首從事於教育。欲從事於教育，不可不取所長於最近最易之日本。此義人多能知之。吾亦料謂然者也。雖然，當知今日世界爲國家主義之世界，則教育亦不可不爲國家主義之教育。國家主義之教育，非他國人所傳而代也。日本欲握我教育權者，日本人之國家主義也。夫何足怪可怪者？我國人不自由，其教育不自由其國家主義也。

日本各報之論此者多矣。吾今擇譯其一，以告我國民。即教育時論第五百九十九號中，有題就於支那教育調查會一稿，其略曰：

今日之支那，滿蒙教育，機運殆盡發展。我國先事而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不啻立地步則將來高擡之權，皆由是起焉。不見泰西諸國乎？既自十五世紀以來，即實行殖民政略，務以杜絕其化國日狡猾之手段，其有可驚者，彼等垂涎於其地，則不顧德義之如何。先聽本國無賴之徒，移什才才，以爲其控查欺騙。此輩雖道德無成效，而富有成效。即富無成效，而徒衆之尊短有成。其心計固不問乃派才德兼備之人，名爲保護旅民，於是布法律施民政，使該地之土民，不知不覺，草率而聽之。遠於曖昧模糊之中，使其地隸屬於本國。此等實例，於印見之於暹川見之，於緬甸見之，今於支那又將見之。

彼等於種種方面實行此政策，往往經營在數百年以前，結果在數百年以後，即教育之事，今其一端也。彼等自殖民於自派傳教士，以布耶穌教冥冥之中，搜其人民之腦筋，使同化於己。今英語之教育權在

支那者。實有許多潛勢力。近者聯合軍之戰役既終。彼等於香港於長江一帶。大張此幟。欲興多少無關。俾之學校。彼其事事著先鞭。務實際。實有可爲吾日本人他山之石者。

各國之爲騰虎視。既如此矣。今日我日本不可不競時制。先以教育爲扶植勢力之源。以支那爲可取也。則速取之。以支那爲可教化也。則速教化之。既悟斯義。則刻不容緩。宜速遣教育家。於支那國家。設法保護。補助之。雖當幣藏窘絀之時。不可惜此小費。失此機會。以貽我等子孫無窮之悔也。噫。北清之野。漠漠千里。爲望日本人之來前。漸醒之清廷。呼將伯於東方。言吐哺屋髮之禮。似此時機。空前絕後。苟或疑不决。曰姑待之。恐他日我欲有事於清國之時。不知今日之清國。尙有存焉否也。

噫。此雖日人一報一人之言。實不啻其一國之言也。中國人之熱心於教育。中國之福也。日本之熱心助我教育。尤中國之福也。至其所謂教育權者。日本果能得之否乎。此屬於未定之問題。要之吾國民若不自有之。則無論何國皆可以得之。法律之公例。凡無主權之物。人人皆得而取也。即人不取之。而我亦終不能有。然則於人何尤哉。

似此遂足以破種界乎

本朝起遼瀋。入主中夏。故於滿漢交涉。抵抗調和之事。實爲二百餘年第一大問題。當攝政睿親王初入關也。甫一月。卽下教國中。使滿漢互通婚姻。其規模實爲宏遠。使能行之。則種界今早發滅矣。雖然。當時滿人乘勝驕橫之氣。與其初來嫉妬之心。必不能從者也。當時漢人排外自尊之念。與其含憤積怨之餘。亦必不能從者也。故此制卒未嘗一行。而後反懸爲禁。二百年來。雖漢軍旗人。亦未嘗與漢軍一通姻。無論漢人也。今則外憂日迫。民智日開。政府竊竊然憂滿水火。終釀大患。頗思所以調和之策。頃乃以數旨詔互相通婚。其用心良善。雖然。婚姻者人各有自由。權者。種界之溝絕。數百年矣。其俗不相習。其性不相同。雖日下一詔以教迫之。吾知其不

過一紙空文耳。古文云：應天以實不以文，豈惟應天，應人亦然。政府若真欲除漢滿之界也，則當自大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實利實益示之，雖無通婚，必相安焉矣。不然，雖通何益。歐洲各國王室，皆互有葭華，然其猜忌自若也。况民間之一二家乎？子曰：禮云禮云，王事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廿日同盟論

日本自甲午戰勝以後，赫然列於世界大國之林。近年以來，全球之競爭點，皆集於中國，而日本之位置，乃益重要。前歲義和團之役，英國首電請其就近發師，是其證也。英人久執五洲之牛耳，而於東方利害所關尤重。故今不得不求方山於遠東，亦勢使之然也。英人百年以來，以名譽的獨立自誇，未嘗一與他國聯盟。立問如德，與德之合縱，如我法之神機，震動一世，而英國常儵然立於兩造之外，其所恃者厚也。今乃忽然納交於不同洲，不同種不同文之日本，日人之榮亦極矣。陽歷二月十二日，日本政府大臣布其密約之文於兩議院，舉國歡聲雷動。幾於若日，自日以來，紛紛開祝宴，志慶賀，殆視得台灣時之氣象，猶有加焉。嗚呼！吾國人之僑居此土者，旁觀冷眼，成何如何。

其同盟約章凡六款。大率以保全中國高麗之獨立主權及其土地，而英日兩國相提攜，以謀工商業之利害是也。其用意亦良不惡於中國目前之局面，或多賴焉。約成之次日，其外交官照會中國朝鮮兩政府，皆感激涕零云：嗚呼！不惟政府，吾恐兩國人民之所感亦當如是。以為吾今者乃幸得託餘生於歐洲兩強國羽翼之下。吾萬枕無憂矣。嗚呼！吾非謂英日兩國之不當有此約，吾固信此約之基於公法，合於人道，為全球各國無異議。願吾特不誦聞人之故此約，雖此約，崇拜此約也。

欽水室自由書有一條題曰：保全支那者，其言曰：「歐人日本人動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聞此言。支那而須藉他人之保全也，則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保全也，則必不藉他人之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謂侵人自由。」

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謂放棄自由。一彼歌舞英日同盟者。盡一思之。

此約法布後數日。日本之時事新報。繪一畫圖。爲英日兩女神之像。倚輪持戟。而保護中韓兩孫童於其膝下。嗚呼。吾國人見此圖者。當有如何之感慨乎。吾遂爲英日膝下一弄兒以自足乎。

崇拜外國者流看者

於戲感哉。吾中國近日之洋務家也。洋務家之伎倆何如。見一外國人。則崇之拜之。視之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上帝。雖外國一流氓。其入中國也。其聲價可以埒周孔。官吏士夫與交接者。得其一顧盼。昏龍門不如也。嗚呼。外國人果有如此之價值否。吾所交者少。吾不敢言。惟以所聞則去秋有日本人來。到北京勸人來辦學。從之游者。十人備資。簽入百金。並行李付之。而與之偕。該日人自乘一等艙。而游者十人者於三等艙。猶可言也。及到門司。又宴飲若干日。到西京。又留連花叢若干日。開一清單。以示六人者。而八百之全。僅餘二百有奇矣。猶可言也。卽到東京。則置此六人者於一客寓中。室之小。與維摩詰臥病之處相埒。六人膝相促。乃能容焉。猶可言也。詎知安息甫定。而日本某者。竟去如黃鶴。并金與行李皆無踪影。如是者十餘日後。乃由他學生之夕。旅斯國者。爲之招呼。追索云。噫。日本之高人。遠士。營亦不少。吾非敢以此人爲全國之代表也。雖然。以外國人爲全知全能者。亦可以鑒矣。此一事也。

更有類於此者一事。美國教士傅蘭雅。嘗受備於上海製造局。有年。譯格致書甚多。此稍治西學者所能知也。吾輩昔亦深敬其爲人。去年感杏孫派北洋大學堂卒業生九人。游學美國。以傅爲監督。吾輩方慶得人焉。乃近日得該處學生其君來一書。讀之。真有使人怒髮衝冠者。並錄其原文如下。

敬啓者。余受國民厚願。得預於學之列。分科學習。欲盡一藝一能。或可報國民於萬一。雖某爲四萬萬中之一人。有何能爲。然某亦衆人之一也。不敢有厚望於他人。而於己則責之甚嚴。今到美已三越月。此處風

俗人情未暇細查。故無以奉告。惟我等留學之苦。恐外人知而未詳。故謹將詳細情形以達尊聽。幸其有
於教焉。初入卜忌利大學校。以爲此學校。是美洲有名學校。繼而細查。美國通都大邑。學校教師。凡負高
名者。俱在東邊城邑。有如伍君所謂。美國東西學校費用略同。而東方則遠勝西方。卜忌利在美國西
方。開辦以來。不過二十餘年。窮鄉僻壤。止能習礦學一門。其餘學問。皆以東方爲美。美國學生。非不得已。
無在此肄業者。傅氏雅之子家立。則遣之東方游學。而我等則羅致於此。蓋亦有故焉。傅氏身爲卜忌利
大學校漢語教習。常誇於人前。謂已有大勢力於中國。中國官員。悉樂聽命。今中國派學生來美。又爲傅
氏照料。竟齊其言。故置我等於此。以顯其能也。而我等在此之有無裨益。則所不遑顧。其設計可知。且
我等初來此國。人地生疎。殊形不便。傅氏月受我國百金。膺監督重任。自當妥爲垂顧。以免我等有礙於
功課。不圖言過其實。多方爽約。入學之初。既不藉其先容。謀加之餘。亦未聞其善誘。竟月不來。置身事外。
飲食起居之事。皆我等自爲操持。視我等如路人。棄約言如弁髦。初尙以所居相隔十餘里。不便往來。近
數日來。地居愈近。而更形隔膜。因何以故。則非所知焉。現我等所居之屋。長約三丈。廣二丈。一樓一底。
傅氏以三千金購得之。月以五十金租與我等。實則不值三十金。【據土人言】計四年之租與息。即可
以償其屋價。而傅氏則四年後自得一居。故其必欲我等同居。多方阻撓。佈散流言。傷我等體面者。以此
二十金視兄矣。且以同國之人。聚處一室。則觀感無人。與在北洋大學校。無以異也。雖欲與美人交接。而
家徒四壁。殊足爲外人冷齒。故外國之俗尙。西人之意志。絕無所知焉。傅氏亦自知我等同居之弊。自認
不許。但辭以無人租屋於中國人。故不得不使我等同居。云云。此語謊也。此處凡初入校者。須居校一年。
若居近校。近者可以免稟。今我等居近校。分居校內。亦其宜也。乃傅氏於校內佈散謠言。謂中國人最
不潔。而風俗又甚不好。與之相處。必受其弊。故我等欲自行分居。試問各處有餘房否。則答以傳教習管

你們。未見其言。不能納子。由是可知傅氏必早已運動有素矣。見利忘義之人。何勝浩歎。彼既能在此敢流言以惑聽。亦必能在中國散流言。惑衆聽也。美國人且爲所惑。中國人亦必能爲所惑也。又如購書一事。我亦曾見於拜命學堂數十數日。畫書一春。欲購新書先列一清單。託傅氏簽字。然後挾單往書坊取書。但傅氏。日不暇。屢訪之。多不遇。既遇。乃令簽字購書。又待數十日而書始到。時則又更易一新書矣。前數日。向書坊言。謂近日已簽字者。一概不作準。使我等遑遑焉。如假冒簽字向書坊騙書無異。外人亦有以我言爲視嘲者。流其傳我等名譽體面者。直莫斯若。而傷我國體亦莫斯若。即使我無傅氏之事。亦多爲土人如視。不名之曰支那賤種。卽號之爲顏色之人。今更有此一番。真無顏久居於此衆。因因此皆爲之入。於是欲離傅氏之軛束。而自工自食。傅氏恐我等之舉動。有傷其名聲。並又無辭以對中國政府。故不得已。低首下心。任我等辱罵一頓。且又致書我等。虛認罪現。已爭回購書之款。并得分居之條。傅氏封原吾言。余七十多歲。未有過過如是之人。並未受過如是之氣。此事本擬早告。但考期在即。故避之。又以此前大安。某某頓首。

嗚呼。此身受者言之。歷歷。必非以無根之談。污穢傅某明矣。審如是也。則傅氏號稱美國博士。號稱耶穌教。教師。何其所行之似蟻似鼠。又似蛆也。傅某猶如此。而類於傅某者何限。而下於傅某又何限。是皆洋務家所視爲全知全能之上帝者也。嗚呼。洋務家聽者。洋務家看者。

行人失辭

一月前。各報紛傳。駐日公使蔡某。致書江鄂粵各督。阻止派留學生於日本一事。聞者且駭且怪。將信將疑。昨日東京萬朝報。乃得其致北京外務部一書。全文錄於報上。日華善報館。遂紛紛起。政府及政黨人員。詰責蔡某。蔡使之狼狽極矣。本報宗旨。專務提倡理想。發明大義。例不爲人一事之微。而爲國一舉一動。以此事。關於國

在之國體及將來之民智其影響至重且大因抄錄該報所登原文併爲鞠識之如下

蔡星使鈞致外務部書【正月初一日】

查各省遣派生徒例給咨文由使臣送學及查察照料殊不知照料自屬應爲查察殊難越俎諸生徒不受範圍猶屬細事溯自康梁毒鐵銷息以來其遁逃潛匿日邦爲所包庇者指不勝屈類皆竊其餘唾巧肆簧鼓借合羣之議而自由之議日橫醉民主之風而革命之議愈肆各省聘俊子弟來茲肄業孰聞邪說沾染日邦惡習遂入歧途竟有流蕩忘返之勢譬諸螟寄魚生楚書鄧說父兄之教訓莫能及官長之督率無所施也伏想朝廷歲費巨資分遣生徒寄學異國原冀培植人才周知外事增益所能以爲他日干城之選詎料學業未成而根本已失宗旨一變則心術全乖加以日邦民德久衰風俗淫亂政府腐敗天皇徒擁虛名於上庇我逆臣袒我匪徒且暗中引誘學生以作亂之謀以便從而取利故於匪黨之倡言革命者反多方以獎勵之將來學生等卒業回華散佈各省倚爲心腹假以事權其中或有天良未喪之徒能爲國家效力然萑多良寡煽惑已深則何難揭彼類彼徽幸於死灰重熾竊恐蔡賊湖北之變難免不復見於南北各省此不得不爲之深思熟慮者也鈞本擬將此等情形密啟天聽及榮相慈鑒獨以此事關係日本體面既重且大彼方窮乏已極常冀我派學生藉其膏火聊助學校經費而外則以同文之說欲使文明輸入中國若真心相助者反覆躊躇投鼠實有忌器之思且慮事機不密一洩春光將招日人嫉忌不特使者有履虎之危轉大與邦交有礙職是再三慎重審顧而徬徨耳聞各省仍須添派學生恐將來意聚愈多流品愈雜逆勢日熾日人利用中國之亂常肆言誣謗宮闈污毀榮相希冀皇上親政從此轉老媧感墮其術中不啻爲虎添翼現計諸生來者數已逾四五百人綜核所費巨款卽各省自設學堂可敷用但能延聘泰西著名教習主講於學堂慎選清白子弟分門肄業再由使臣多譯東西

警籍。無民權平等諸邪說者。各送賈衙門。核印頒行各省學堂。亦足資借鏡從長之益。將見成材轉易。樂育尤多。奚至有人主出奴之患。舍己從人之虞也哉。鈞未至日東以前。曾立論各省宜多派生徒。游學觀摩。藉開風氣。乃至此細加考察。而後知日本之號稱維新者。有名無實。其政府多樹黨援。各分門戶。不顧分義。每嘆所聞不符所見。又不料康梁以遁逃之藪。爲邪說之藪。敗壞人心。一至於此。尤不敢自護片言前失。而勿爲國家久遠大局計也。至康梁餘孽。現聚於橫濱一埠爲多。在東京者。則深藏固匿。不敢與使署人相一面也。橫埠商民。受愚已久。所以有借中華會館原屋。爲彼逆黨開設大同學校之舉。鈞自蒞此。邦密圖解散其黨。借會館請宴。親與諸紳商几席周旋。初諷以微言。次曉以大義。藉捐廉提倡。勸會館自立學堂。以教育其子弟。開導再三。諸人乃頓悟前非。咸願改邪歸正。合議收回會館學房。重建商民公學。求鈞作主。予以自新之路。計自今以後。凡彼自由革命逆黨。一旦頓失衆商扶助經費。無可爲固結團聚之資。徐以俟之。勢將解體而煥散矣。若各省更能永停添派游學。使卒業者有去無來。則根株悉拔。流毒有時而盡。至於商民自開公學。好名畏罪。勢必與彼黨分馳。自當由官長提倡主持。曉以忠君愛上之忱。與以下進出身之路。夫而後人心一正。學術自端。邪說不禁而自止。逆黨不驅而自遠矣。區區禱昧之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係爲顧全大局。仰承樞憲籌畫久遠之計。是否有當。務求密回堂憲。請示周行。俾有遵循。而無阻越。不勝禱切屏營之至。

此書既出現後。各報紛紛攻難。有謂其邪言熒聽者。有謂其見識卑怯者。有謂其污穢日本國民。有傷邦交。宜撤令回國者。有謂其謬侵日本天皇大不敬。宜照會中國政府。嚴治其罪者。衆口嗷嗷。不能盡錄。今但錄四月三日【陽曆】日本報中評林一門之漢文詩三百章。亦可見日人之衆怒難犯矣。其詩云。

是維氏

嘲罵我風俗。不知是誰氏。密書僞乎真。公揭新聞紙。兩國全交情。其任在公使。公使而無禮。國交可以止。來此邦。

何無禮

馬城與神州咫尺隔一水。古來兩相賴。形勢如唇齒。乘槎來此邦。駐劄爲公使。至誠應盡職。暴辱何無恥。

勿礙留學生。不解國交體。暴言無所憚。極口已醜詆。保全場又悔。我意固存此。兩國正尋盟。彼們何無禮。

評曰。萃使以此書故將至不能見容於日本。自作自受。亦復誰尤。顧最可憤者。外交官爲一國之代表。其自辱而國體即與之俱辱。中國方當荆天棘地之時。更何堪復蒙此奇醜耶。篇中滿紙狂謔之言。駁不勝駁。至其中最可笑者。莫如謂日本窮乏已極。常冀我派學生。藉其膏伙。聊助學生經費云云。夫日本雖財政困難。何至待外國學生以助國帑。信如所言。則數年前中國未有一學生來。則日本全國之學校豈不皆以經費絀出。而全行倒蹕耶。又謂日本利用中國之亂。當肆言誣謗官闈。污毀榮相。希冀皇上親政。從此轉相煽惑。墮其術中。不宣爲虎作倀云云。夫宮闈可謂之罪也。毀榮相未必可謂之罪也。日本以伊藤山縣大隈等。赫赫元勳。功在社稷。而報紙日日唾罵之。作弄之。繪圖畫以惡詈之。作詩歌以嘲笑之者。尙無日無之。言論自由不能準也。而况外國之大臣耶。萃使謂日本希冀皇上親政。轉相煽惑。然則萃必恐懼皇上親政。咒咀皇上之永不親政明矣。彼盈廷頑。錮。雖視皇上如眼中釘。如喉中刺。然猶必致美於其詞曰。母子一心也。曰。兩宮慈孝也。而萃使乃敢明目張胆。謂希冀親政。卽爲利中國之亂。彼其居心。視言自由言革命者何如。卽以守舊黨之律治之。恐罪亦不容於死也。至其謂橫濱大同學校。爲康梁所設等語。本報開設橫濱。最知其詳。查大同學校。創於光緒二十三年。由嶺南紳商。在中華會館集議。建設而庚辰來東。乃在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月之交。學校與康梁何與。萃氏以爲外埠商民。一如內地之柔弱而易爲肉也。乃欲欺凌之。舉其所公立事業。歸之康梁。因撲滅而自以爲功。其所以爲康梁

計者則誠忠矣。卒犯衆怒。何至其謂重建商民公學。由官長提倡主持。此事濱中久有所聞。若誠能如是。則以橫濱區區一隅。而有兩公學。教育日盛。豈不可賀。居斯土者。日日翹足望之。而惜其至今數月。寂然未有聞也。要之中國他日之存亡絕續。皆將惟日本留學生是賴。多得一人。即多受一人之益。中國今日大事。未有過於是者。吾敢倡言曰。阻止派留學生之人。即我國文明之公敵也。雖然。今日中國。新機已動。野犀轉石。欲罷不能。蔡氏何人。乃欲阻之。毋亦古詩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耳。蔡謂各省若能永停派添游學。俾卒業者有去無來。則根株采絕。流毒有時而盡云云。無論各省大吏未必皆惟蔡言是聽也。無論日本政府與蔡氏反對。強之使派。而高道者不敢不從也。即使果如蔡言。而東京現時留學生幾百人中。由官費者不過強半耳。其餘則皆自備資斧。拮根當胆而來。而近數月來陸續渡航者。幾於無船無之。又可盡乎。凡國民文明程度愈高者。則其仰庇於他人之事愈少。豈必官派哉。彼日本之伊藤井上何人也。蔡氏盍多服茲補藥。保養此尸居餘氣之身。勿壞就木。佇香十年以後。日本留學生之成就何如矣。雖然。蔡氏亦云智矣。彼其自忖斗筲碌碌。無計可留其姓氏於十餘年數十年以後。乃特爲此一書。故以抗文明之盛潮。他日有著中國思想發達史者。則蔡氏一書。勢不得不採之以備一重公案。則蔡鈞威名。將得附於奧國梅特涅。俄國波比德。挪士夫之末簡。而並以不朽矣。豈不幸哉。豈不壯哉。或曰。蔡氏近資助留學生會館事。又捐助東亞學校經費。其有悔過自新之意歟。或曰。是藉此解免於日本人以求保其三年一任也。或曰。此口蜜腹刀也。記者無得而斷焉。

又按蔡氏函中。謂勸諭橫濱商人收回大同學校房屋一事。略記如下。蔡甫到任。即立意與大同學校爲敵。以自徵功。乃謀噉紳商爲其鷹犬。屢次到中華會館。挑釁滋事。奈諸紳商不墮其術中。莫之肯助。久之乃得一盧某者。噉令出名與訟。謂大同學校。佔據中華會館房屋。日本審判所審論數次。卒於陽曆四月五日。即華曆二月二十七日。斷定盧某無可以訟學校之資格。遂將原稟擲還。計此事蔡盧所得之結果。惟

消耗數百金之律師費。數十金之裁判堂費而已。嘻是亦不可以已乎。記者附識。

奴隸與盜賊

自回鑾後。保護外人之斃命。不下二三十次。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誠如孝子之事父母矣。公使夫人偶遭兇。童指目。輒欲整拷治罪。一教士之受辱。輒下罪己之詔。何其恭順一至此甚也。民間如順朝旨乎。則奴隸而已矣。奴隸宿可。兩重奴隸。何以堪之。如稍有不屈乎。則盜賊而已矣。盜賊宿可。兩重盜賊。何以堪之。今日爲中國百姓者。奴隸盜賊。二者必居於一於是。嗚呼。何爲使我民至於此極矣。悲夫。

西報傳論

一月前天津有一西字報。著論一篇。極言教士在內地專橫之狀。且斥言中國他日亂階。必起於是。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西士如猶不悟乎。弗敢自焚。今日廣宗鉅鹿之事。猶其小焉者耳。

吾國公使獨非人乎

歷代公使。傷慘暴卒。世人固稍已疑之。未幾而其子復自縊。瀕死時。有極痛心之言。世人益疑之。近者日本報。乃詳言揚秀之死。實被俄人從樓上踢下致命。蓋因滿洲條約。爲各國所制。不能得其志。故以此洩忿云。其言確否未可知。然諒非無因矣。嗚呼。德公使之死。遂至八國聯兵。神京陸沈。意國公使夫人途中遇羣兒譁笑。遂勞明詔惶恚謝罪。鉅鹿之亂。法教士受傷。政府弔慰之費稍緩。至天津法領事即相責言。吾國公使。獨非人乎。語曰。甯爲太平犬。莫作亂時人。吾欲易之曰。甯爲外國狗。莫作中朝官。

濟濟多士

據京鈔月來入京引見人員。不可指屈。約略算之。帶領引見者。已有五六百人。其驗看者。已及千人。其不及驗而待下月者。尚有千餘人。嗚呼。感矣。往聞安南將亡時。其士子應試者。全國不過三千餘人。及丁酉年。越之亡。